

法国大选进入冲刺 谁的胜算更大?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丁纯

法国总统马克龙3日宣布,参加定于下月投票的总统选举,寻求连任。这标志着在俄乌冲突升级之际,法国大选正式进入了冲刺阶段。

根据最新民调,现任总统马克龙的支持率暂时领先。以“不左不右”的中间面目出现、高举“变革”大旗上位的马克龙,执政得失如何?各路候选人有怎样的政策主张?选民关切的议题有哪些?我们请专家为您详细解读。——编者



丁纯



马克龙5年“成绩单”得失参半

问: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执政5年来政绩如何?

答:从2017年至今的5年任期里,马克龙努力革新求变,但也喜忧参半。

上任伊始,作为法国史上最年轻的总统、面对经济长期萎靡、结构性失业严重、贫富两极分化、以及长期形成的体制沉疴,面对此前右翼萨科齐和左翼奥朗德两任总统力图改革,却都铩羽而归的结局,马克龙采纳了由法国行政学院和巴黎政治学院专家教授为主组成的“纯书生智囊团”的建议,大刀阔斧地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其间遭遇了“黄马甲”运动抵抗和新冠疫情冲击,但革新求变仍是主旋律。

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马克龙出台了税制改革,对富人和资本减税、下调企业税、取消外迁税、减少雇主缴费等,为投资者和企业减负,也吸引了外资注入;改制国营铁路公司等国营企业,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修改劳动法,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失业补助领取条件、缩减补助水平,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同时深化退休制度、医保体制及公务员体制等改革。

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扭

转了法国经济长期以来“三高一低”即高赤字、高逆差、高失业、低增长的困境。2019年甚至改写了长达13年经济增长率被德国压一头的局面。

在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下,马克龙政府出台抗疫政策和财政刺激计划,减税降费,增加补贴,救助中小企业,并努力推动生态和数字化转型,寻找经济新增长点。法国2021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全年增长7%;失业率也降至15年来的最低水平。尽管法国《世界报》等媒体评论对马克龙执政5年来的经济业绩不以为然,但对经济一贯疲沓的法国而言,在疫情下已是一张颇为不错的成绩单了。

此外,依照马克龙自己总结的成绩,这5年来加强了法国军力;法国减少了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农业现代化进程继续展开。

当然,在5年中,马克龙也遭遇过“滑铁卢”,如忽略控制改革节奏,未能充分平衡各方利益,匆忙提高燃油税,动了中下层民众的“奶酪”,招致了持续经年的“黄马甲”运动,典型的欲速则不达;同时,“再工业化”计划乏力,“重振法国”推进缓慢,外贸逆差创1970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民众购买力被削弱;法国税

负,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均仍居高位,不容乐观。

在国际舞台上,以戴高乐为楷模的马克龙可谓长袖善舞,积极推行多边主义外交。既反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也阻击要求“选边站”的“拜登式多边主义”。马克龙努力强化法德轴心,与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组成“默克龙”组合,力推“欧洲战略自主”,热衷推进欧洲一体化,倡导“重塑欧洲”计划。马克龙断言北约已经“脑死亡”,力推“欧洲军”,加强欧洲军事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热点话题的调解和斡旋,推进大国外交,满足了法国民众对大国形象的想象和追求。同时,马克龙也主张强化全球在气候变化和抗击新冠疫情等领域的合作。

但与此同时,马克龙的外交表现也屡屡被舆论诟病,例如他关于深化欧洲一体化的倡议未能得到德国的全力支持,在美英澳成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潜艇事件中被盟友暗算,穿梭斡旋俄乌冲突但未有实际成果,“欧洲战略自主”雄心虽在却力有不逮,马克龙被媒体揶揄为“对自己的政治才能过度自信”。

问:参加本次大选的其他主要候选人有什么样的政策主张?

问:法国宪法委员会3月7日公布名单,共有12位候选人获得参选总统的资格。此次大选的角逐,其实从去年夏天就已经开始,除了马克龙迟迟未宣布参选,其余各路人马均“粉墨登场”。

左翼候选人主要包括:极左翼候选人,“不屈法国”的让-吕克-梅朗雄,来自绿党的雅尼克-贾多特,左翼的非裔候选人克里斯蒂娜-图比拉,巴黎市长、社会党候选人安妮-伊达尔戈,以及来自法共的法比安-胡塞尔等。

梅朗雄主张缩短工作时长,降低退休年龄,提高最低工资、福利和最高税率以及结束第五共和国的总统体制;绿党虽为左翼大党,但其参选激进环保主张接受度不高;而曾经推出过密特朗和奥朗德两任总统的社会党目前也后继无人。左翼参选人最大的特征是各自为战,相对分化。一方面各党派和参选人间互不相让,难以拧成一股绳;另一方面,不少候选人和党影响力日渐式微。因而此次大选还未正式展开,左翼候选人就不被看好,恐怕会沦为“陪读”的角色。

此次的右翼参选人包括能言善辩的极右翼阿尔及利亚裔法国人埃里克-泽穆尔,老牌极右翼、国民联盟党党首玛丽-勒庞,还有右翼阵营中颇为活跃、来自共和党的瓦莱丽-佩克莱斯。



各路人马参选「粉墨登场」

勒庞虽属极右翼,但审时度势刻意进行了一些去极端化的操作,包括将其父创建的国民阵线更名为国民联盟党,主张、纲领和口号尽量往中间靠,努力迎合法国主流社会偏好。她主张打击移民,削减犯罪,将法国从全球化中“拯救”出来;媒体记者出身的泽穆尔颇具蛊惑力,民粹底色深沉,被称为“法版特朗普”,其所著的哀叹法国“衰落”的系列书籍颇为畅销,以反欧盟、反移民、崇尚武力等极端观点和主张赢得了不少追随者,异军突起,堪称“黑马”;而来自传统右翼共和党的佩克莱斯,则结合了传统右翼的保守特质和务实的个性风格。她在移民问题上倾向于强硬右翼,但在经济问题上按照传统右派共和党的标准来看,应该属于相对中间派。

马克龙则属于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在《告法国人民书》和首次竞选集会中,他提出首先解决能源价格上涨问题,加强对乌克兰局势的斡旋,将危机转化为欧洲新时代的起点;促进法国在可再生能源、核能、农业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摆脱对天然气、石油和煤炭的依赖;使法国成为欧洲出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根据法国3月3日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现任总统马克龙在首轮投票中的支持率为28%,排在首位;右翼和极右翼的勒庞、佩克莱斯和泽穆尔分别以17%、14%和12%的支持率分列位居第二、三和四位,紧随其后的是左翼的梅朗雄和贾多特。



乌克兰危机成为选战焦点话题

问:本次法国大选的焦点议题有哪些?您对选举结果有怎样的预测?

答:法国民众关注的议题大多偏向国内事务,涉及经济、社会、治安、移民、教育、环境、医疗卫生、能源、养老和失业保险等各领域。

在竞选中,常见的是右翼和左翼内部,各自就相关议题捉对厮杀。主要热点议题涵盖了移民和治安、购买力、社会公平、环境、能源和教育等。右翼和极右翼阵营候选人争论的议题主要集中在移民等备受法国社会关注和历次大选必争的传统议题上,这也是他们赚取选票的“大杀器”。右翼政客主张限制移民数量,遣返非法移民,强化治安;主

张“法国人优先”,搞经济爱国主义。而左翼政党参选者则更多地将目光聚焦于社会公正上。包括各种缩小贫富差距的举措,如提高遗产税、减少工时、提高福利待遇等,也包括接纳和善待移民等。在能源议题上,左翼主张弃核与发展可再生能源,右翼则反之。

随着俄乌冲突升级,尤其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乌克兰危机成为选战中绕不开的话题。最新民调显示:近半数法国人(49%)认为马克龙“在外交上捍卫了法国的利益”,说明他的穿梭斡旋活动获得富于民族自豪感的法国民众的认同。当然,他的竞选对手也大肆攻击马克龙的斡旋

“无功而返”,完全是“竹篮打水”。

法国总统选举投票采用两轮制。第一轮投票中,如无候选人获得逾半数选票,则得票居前的两名候选人进入第二轮角逐。展望4月10日和24日即将举行的法国大选两轮投票,依据目前的民调结果,不出意外的话,首轮应是现任总统马克龙和右翼候选人晋级,而在第二轮投票中,复刻上届2017年大选结果的概率很大。

分析人士提醒,不少选民仍未作出决定,选战最后阶段的情绪可能剧烈波动。当下俄乌冲突正酣,内外变化因素不少,加上法兰西民族生性奔放感性,不确定性依然有,对结果我们拭目以待。

乌格贸然启动“入约” 一场巨大的安全冒险

尽管在申请加入北约的问题上,乌克兰似乎松了口气,但不可否认的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本轮冲突让北约东扩再次成为焦点。

表现强烈“入约”诉求

随着北约在冷战结束后东扩步伐的推进,原本只是“遥望”北约的部分独联体国家不仅与北约已成“邻居”,而且更要更进一步、成为北约的一员。在2008年4月的布加勒斯特峰会上,北约同意“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将成为成员国”,自此开启了俄罗斯与欧美国家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的新龃龉。

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加快,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也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入约”诉求,乌克兰2019年更是把加入北约写入

宪法。不管是乌克兰还是格鲁吉亚,都将满足其安全需求作为加入北约的理由,但俄罗斯方面则把北约接纳乌、格等国视为安全威胁。

那么,加入北约究竟对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安全有何影响,就成为需要仔细审视的问题。

无法解决安全困境

加入北约可为乌克兰与格鲁吉亚提供短期安全保障。由于北约奉行集体防御原则,对任何北约成员国的军事进攻都可能触发联盟第五条条款,成为北约所有成员国的敌人。而北约是目前世界上军事开支最多、武器装备最强和军力部署最广的军事政治组织,因此,加入北约将使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得到其目前无法企及的军事力量。从这个角度

看,入约的确能够部分解决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安全担忧。

然而,加入北约无法解决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主要安全困境。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之所以要努力加入北约,主要是期待借北约增强自身防御力量,改变面对俄罗斯时的弱势。然而,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期待加入北约并不能改变北约与俄罗斯之间越来越突出的安全困境,反而会使自身成为北约与俄罗斯对抗的最前线。一旦北约与俄罗斯发生摩擦和冲突,它们极可能成为最先被波及的国家。从这个角度看,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并不能克服安全困境。

再次,北约安全保障的效力取决于北约盟国的投入与决心。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若在未获得足够支持

或谅解的形势下贸然推进加入北约的进程,而北约没有意愿卷入冲突,这么做反而会恶化两国的安全环境。本轮俄乌冲突中,北约便没有表露出深度干预的意愿,甚至德国总理舒尔茨公开表示,“过去拒绝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是正确的决定”。在这种背景之下,贸然启动“入约”进程,不仅无法保障眼前的安全,还可能陷入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冒险。

贸然行动引火上身

最后,北约安全保障的供给度也受制于两国安全困境的深化。无论格鲁吉亚还是乌克兰,要想通过加入北约获得更多安全保障,都要面对同一个问题,即不仅无力控制全部领土,而且领土上还有外国驻

军。一旦北约接纳乌格两国,就意味着北约与俄罗斯发生正面冲突。对于两国而言,这不仅不是所谓“安全威胁”的终结,反而是更大的安全冲突的开端。

综上所述,身处地缘政治断裂带的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很难通过加入北约来从根本上获得安全感。

尽管加入北约可以为其提供短期安全保障,却不能缓解引发安全风险的主要问题,即欧亚大陆的安全困境。在北约未能提供充足的短期保障或合理缓冲安排的情况下贸然启动加入北约的进程,将是一场巨大的安全冒险。

罗天宇 清华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生

马斌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